



18岁女孩甘儿

为远离父母之间的战争，由乡镇出走，来到城市。城市充满着诱惑。金钱、香车、豪宅扭曲着人性。

漂亮的

勾引

海男 著

沾花惹草的男主角却没给她名分。甘儿不经意间由豪宅的女佣变成了女主人。

挑战勾引、挑战情欲，为的是守住精神的家园。去寻找丢失的灵魂。

18岁女孩甘儿

为远离父母之间的战争，
金钱、香车、豪宅扭曲着人性。

由乡镇出走，
来到城市。城市充满着诱惑。

漂亮的

勾引

著 海男

沾花惹草的男主人却没能给她名分。
甘儿不经意间由豪宅的女佣变成了女主人。

挑战勾引、挑战情欲，为的是守住精神的家园。
去寻找丢失的灵魂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勾引/海男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1. 9
ISBN 7-5399-1670-2

I. 勾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0367 号

书 名 勾 引
作 者 海 男
责任编辑 朱建华
责任校对 杨 梅
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.875
字 数 16 万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,200 册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670-2/I·1571
定 价 14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人通过行动他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,并因此而成为个体的人。但丁这样说:“在任何行动中,人的第一个意图都是揭开自己的面貌。”开始,行动被理解为行动者的自画像。

——米兰·昆德拉



海男一直坚持在文本意义上的不懈努力和探索。她写书，既是为了用语言束缚自我，也是为了用语言解放自己。语言像镜子，像绳索，像大地上的影子耗尽了她们生命中最有灵魂的故事。她们的姿态总是宣布着一本本翻开的秘密之书的故事，她邀请你翻拂她的书——不是靠媚俗或价钱，而是依靠她呈现给你的那种永远不可以靠近的灵魂。她们的灵魂在语言之中使读者的你——读者中最智慧最具人类怜悯胸怀的你变得清澈起来——这正是海男的目的。

主要作品有：《女人传》、《男人传》、《爱情传》、《身体传》等作品20多部。

「勾引」

18岁女孩甘儿为远离父母之间的战争，由乡镇出走，来到城市。

城市充满着诱惑。金钱、豪车、豪宅扭曲着人性。漂亮的甘儿不经意间由豪宅的女佣变成了女主人。拈花惹草的男主人却没给她名分。不甘心做“花瓶”的甘儿愤然出走，去寻找丢失的灵魂。

挑战勾引、挑战情欲，为的是守住精神的家园。

目 录

A 让我跑 1

钱是什么——父母的婚姻问题——贫困——我已不是第一次出走——火车站——那拎着皮箱的男人——饥饿时的咀嚼——我的 18 岁和城市斑马线在一起——每个城市人都应该像蚂蚁一样拥有洞穴——一个收废酒瓶的人——人行天桥下是我的床——扫马路的使者唤醒了我

B 钱与面包的故事 33

65 号红辣椒面馆——当一个人的胃不再饥饿地抽搐时——洗碗，洗碗——用 100 元钱干什么——栖身的地方在面馆的顶层——黑色轿车把惠带走了——小姐，谢谢——他人的脸在变幻——加入城市人队伍意味着什么——母亲，母亲——发现了银行——想出人头地的女孩朱

C 富人的天堂 65

一个女人看到了我——她说,你可以做我的用人——我钻进了她的车厢——用人的双重含义——沿着楼梯而上——范莉莉带回来的男人——清晨消失的男人——男主人回来了——男主人和女主人的故事——与男主人对话——陌生男人的电话——范莉莉与男主人小小战争

D 勾 引 97

男主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——男主人像废弃的火车头——充满希望的存钱罐——男主人喝得酩酊大醉之后——用手用嘴的方式——我在寻找我的狡黠——脱去女主人的旧衣服——我为什么害怕男主人——不要以为你是谁——从富人世界出走——我失业了——看见了惠

E 酒吧 酒吧 129

酒红色的侍者——酒吧的男人或女人——侍者必化妆——年轻的酒徒——情人节的玫瑰——约会电话——麻园新村——一枚金黄色的塑料戒指——未婚妻——麻园新村的婚房——两个人的银行，两个人的魔鬼——男主人和他的箱子

F 粉红色的跳板 161

男主人送我的蓝宝石戒指——推销员说你应该卖掉戒指——男主人的车篷为我敞开了——世界上有三种笑——吹完风后，男主人拥抱了我——推销员说，你跟男主人是什么关系——再一次得到男主人的拥抱——我是头小动物，我想挣脱笼子

G 男主人 183

“染”——何为漂亮女人——再一次的“染”——
男主人给我带回一条小狗——坐在泳池的台阶上男
主人的秘密扑面而来——像一只爱犬一样摇着尾巴
——惠像一位黑桃皇后——寻找一件黑色夜礼服
——不期而遇的背叛——惠说,你应该学会游戏规则
——面对面的游戏——把我的灵魂放到什么地方去

H 我是蒙面人 215

在我生命中的游戏刚开始时——我也是黑桃皇
后——苹果园中的舞伴——你以为你是谁——惠的
轿车坠入悬崖——在悬崖边缘——烟灰缸里的一只
女士烟蒂——两个无耻的人互相搏斗——厌恶——
关于惠,关于推销员——苹果园的舞伴——到遥远的
牧场上去找回灵魂

A 让我跑

始终有神话般的力量驱逐着我，怀着飞蛾一样扑火的勇气，张开我的粉趾头——我已经从家的门槛中往外跑，那一时刻我只有一个目的：为了摆脱贫困而跑，为了摆脱父母婚姻的战争而跑，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故事。

钱是什么

皱巴巴的钱始终被母亲展开在我眼前，皱巴巴的钱很脏，上面用无数很脏的手指头捏过。紧张地抓捏过，看见那一张张皱巴巴的钱，我就会看见许许多多手指头，我始终深信只有手指头才可以揭示钱的价值，只有手指头才可以告诉我钱是什么。

慢慢地，我从母亲的衣袋里，那只衣袋中有钱，没有错，我看见母亲昨天从她的一只衣袋中抓出了一张皱巴巴的钱，皱巴巴，脏兮兮的——吸引着我，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希望用我纤细的食指、中指夹起那张皱巴巴的钱，让它展现在晃动的阳光之下，我想看清楚钱的形象，我想看清楚钱为什么会脏，我想研究它为什么与手指接触以后就会变脏。

于是，我想方设法地寻找一个机会，一个将手伸进那只衣袋里的机会。我知道白天无法实现我的愿望，只有到了母亲从机械厂回家之后，母亲是小镇机械厂的一名工人，她总是早出晚归，用她的方法不停地从早晨的那条蚯蚓似的路线图上走出去，直到近暮色，它所谓的暮色就是渐渐降临的光将门槛、玫瑰染成深黄色的时刻——那一时刻母亲就会准时地回家。

母亲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外衣，那只口袋就外衣的一侧，母亲将外衣丢在卧室，所谓卧室就是母亲和父亲睡觉的地方，也是他们吵架的地方。我盯好了那件外衣的置身之处，我瞄准了母亲进厨房的机会——从楼上的房间像一只小

猫一样蹿出来，我的动作敏捷，决心想把那只口袋占领。在楼上我被从厨房里弥漫而出的油烟味呛了一下，由于油少，铁锅中冒出刺鼻的味道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母亲只敢用少许的油维护她的炊烟生活，不过，这确实是个好时机，我的机会已来到，我蹿进母亲的卧室，她和父亲的卧室就在楼下，然而，我看到了这样的景象：我的父亲已经在我之前蹿进了房间——他的手此刻正伸进母亲的那只口袋之中去，他抓出了一张张皱巴巴的钱慌忙中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

我的父亲是一名赌徒——这已经是我们家庭中公之于桌面上的问题。因此，母亲和父亲的一次次战争也就这样开始，父亲因为贫困而变成赌徒，他告诉过我，他总有一天会赢一大笔钱，供我上学，上一次一次永无穷尽的学堂。我的父亲已经失业，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业的，总而言之，他已经失业很久了。很久是什么意思，不知道。他抓住那些皱巴巴的钱之后才看见了我看着他，他猥琐地晃动着瘦削的脸颊，自从他做了赌徒开始，他的脸就变得一天比一天消瘦，下巴尖尖的，一副神经质的模样，衣服上充满厚厚的灰尘渍，就像他手中的钱一样脏。他从我眼前消失是那样快——就像一只老鼠一样从门槛外消失了。

从那一时刻开始，我再也没有勇气走到那只衣袋边去，我已失去勇气，我的父亲，我做赌徒的父亲已经动摇了我的愿望，我已知道那只衣袋中那几张皱巴巴的钱已经被父亲全部拎获，带到了诡秘的赌博生涯之中去。

钱，就在那一刻失去了意义。

我忧伤地收回了我的愿望，同时也收回了我纤细的手指，

听着母亲在厨房中咳嗽,那天傍晚,母亲很快就发现了那只衣袋中的钱不存在了,就像她的梦不存在了,她开始发疯,这种发疯状态使餐桌上的饭菜失去了味道,也使我的胃失去了任何饥饿感觉。

钱,已不存在了,已经从母亲的衣袋中不存在,这当然会令我的母亲发疯,没有钱,母亲就失去维护家庭生活的任何手段,没有钱,母亲就无地自容,因为她是母亲,她是女人——她想用那些皱巴巴的钱维护她的尊严及活下去的意念。

钱,对我失去了意义,失去了触摸它的念头,然而,对我的母亲来说却充满着全部的意义。它是乳房,是母亲身上可以感受到的乳房,是子宫,是母亲身体中隐秘的中央,是声音,解释自己愿望的声音……

父母的婚姻问题

半夜我被惊醒,楼下的战争间夹杂着暖水瓶碰碎的声音从黑夜的深处传来,我虽然已习惯了这种战争,仍然试图做一名阻止战争的人。我穿上衣服,来到楼下,母亲正面对着从赌场生活中归来的男人,他是我的父亲,也是母亲的丈夫。从傍晚就开始发疯的母亲,此刻正在发疯中面对着砸碎的暖水瓶满地的碎片。这是绝望的碎片,它映现着母亲披头散发的那张脸,那张无助发疯的脸。

父亲显然又是失败而归,母亲早已等待他多时,但他们的战争除了碎片之外——解决不了任何婚姻问题。我的足尖仿佛踩在那些尖锐的碎片上,我渴望一种疼痛可以穿透我的肉

体,如果疼痛可以解决那些碎片上难以解决的婚姻问题,我可以选择疼痛,我可以让疼痛承载我的肉体,尽管我的肉体是那么渺小。我的母亲看见了我,看见了可怜的我浮在一团楼梯的破碎蛛网之中,既不可能上去,也不能下去,我的母亲用脚将房门掩上,门砰的一声,仿佛拉上了帷幕,仿佛拒绝我观看。

婚姻的问题仍然在他们的房间中变成呻吟,变成亮晶晶的正在变灰、变暗的碎片。每一次都是用碎片在收场,每一次都是母亲敏捷地在屈辱和无助之中将门砰地掩上——不让她的女儿接受这种活生生的现实。

不错,这就是我所面对的现实。我坐在陈旧的木楼梯上,泪水顺着面颊游动,它所游动的是在这座房屋中我的挣扎,除了母亲在挣扎之外,我也在挣扎,我从楼梯慢慢地往上走,我想,母亲和父亲为什么可以在碎片之中住在同一间屋子里,为什么他们被碎片映照出自己的面颊之后,仍然可以睡在同一张床上?我想,他们为什么不分开,不像许多人一样离婚——不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走到小镇的尽头,然后再也不想见面?他们的肉体为什么总会在一张床上相遇,发生了战争之后仍然会相遇?

我上了楼,钻进了被子,我冷,我冷冷地在一张床上滚动着,自以为由此看见了月亮,我喜欢月亮,尽管它是清冷的,像我的眉毛一样清冷,但总比我看见我母亲和父亲的婚姻碎片要好得多,这是惬意,从月亮深处感受到的惬意滋生出一股清凉的风,慢慢地飘动在我的皮肤上。

我既不爱母亲,也不恨我的父亲。

母亲,衣服已经穿了许多年,我已记不清那件外衣的真正

颜色是什么，它已经在水中洗了多少次，它已经变了多少次色彩，但那件外衣却总是穿在母亲身上，母亲怀着极大的无聊穿着那件衣服到小镇的机械厂上班，我去过那家机械厂，它的存在像一口水井，仅仅照现出了母亲每天将影子投入其中的暗影，让母亲每月从机械厂领到微薄的薪水，母亲将几张脏兮兮的钱装进口袋，偶尔会被做赌徒的父亲将手伸进口袋——这就是我母亲为什么会发疯的原因。

父亲，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姿态，从我记事起他就颓废不堪，我不知道当年母亲为什么会嫁给父亲，嫁给一个疲弱不堪，没有任何立场和愿望的男人。不，父亲有他的愿望，他的愿望就是指望用那些脏兮兮的钱从赌场上获胜，然后供我永无止境地读书。确实，这也许就是父亲的愿望，然而我却在父亲脸上永远看不到这种希望所展现的未来在哪里。父亲，我推开窗户所看到的父亲永远陷在失败的处境之中，他几乎一无所有，除了拥有母亲和我之外，他几乎不会思考，不会痛苦，不会绝望，所以也不会发疯。

面对着一个经常会发疯的母亲和一个从来不会发疯的父亲，我的身体只有在床上挣扎，我读书上学，我已快高中毕业，我将考大学，然而，我的境况令我失去希望，我经常在我窄小的床上挣扎，小镇是那么小，小得像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挣扎了数次，仍然在床上，在楼梯上，在母亲一次又一次从开始到结束的发疯状态之中——我无法逃离这种现状，事实上，只要母亲和父亲的婚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，我的命运就是挣扎。